

doi:10.16104/j.issn.1673-1883.2021.03.019

## 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疑难字考释

汤伟

(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, 山东 青岛 266100)

**摘要:**学者对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的整理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然而其中还存在一些疑难问题有待解决。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利用文字学的相关知识,依据汉字形体演变规律,结合传世文献异文,考释了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中的疑难字,力图揭开敦煌本《伤寒论》的本来面目,为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。

**关键词:**S.202《伤寒论》;疑难字;考释

**中图分类号:**H121;R222.2      **文献标志码:**A      **文章编号:**1673-1883(2021)03-0100-05

## A Study on Knotty Characters in S.202 *Shanghan Lun*

TANG Wei

(College of Liberal Arts, HengXing University, Qingdao, Shandong 266100, China)

**Abstract:** Scholars have made marvelous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S.202 *Shanghan Lun*, yet there are still some knotty problems to be solved.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,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knotty characters in S.202 *Shanghan Lun* with the knowledge of philology, based on the evolvement law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variant characters in handed-down documents in order to uncover more truths about S.202 *Shanghan Lun*. The conclusion offer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on S.202 *Shanghan Lun*.

**Keywords:** S.202 *Shanghan Lun*; knotty characters; interpretation

目前,关于敦煌医书写卷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的整理研究见于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(简称《考释》)、《敦煌医药辑校》(简称《辑校》)、《敦煌医粹——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》(简称《医粹》)、《敦煌中医药全书》(简称《全书》)、《敦煌古医籍校证》(简称《校证》)、《英藏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》(简称《注疏》)等多部专书,一些论文也对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中的文本问题进行了探讨。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,一个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真实可靠的文本日渐呈现。除了基础性的整理工作之外,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中还存在为数不少的疑难问题亟待解决。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利用文字学的相关知识,依据汉字形体演变规律,结合传世文献异文,对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中的疑难字进行了考释,力图揭开敦煌本《伤寒论》的本来面目。

(1) 问曰:病有洗沂(浙)恶寒而后反发热者何?

按:反,原卷作“𠄎”,为“反”字无疑,诸家录文

不误。“后反”二字今本只作一“复”字,《伤寒论校注》释“复”为“反”<sup>[1]2</sup>。关于此处异文,研究者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《考释》据今本径改“后”为“复”<sup>[2]98</sup>,而对今本所无的“反”字未做任何处置。改“后”为“复”,“复反”连言文不成义(见下文),故其说不足信从。《全书》对照今本特将“后”与“复”单独对应<sup>[3]234</sup>,此举恐亦不妥。王杏林、许建平《S.202〈伤寒论〉写本校证》云:“此处以敦煌本为长。‘复’虽可训为‘反’,然考《伤寒论》全文,‘复发热’之‘复’字,皆训再、又。……而‘反发热’之‘反’字,则训为却、反过来。……此条先言‘病有洒淅恶寒’,再言‘发热’,为转折之意,故用‘反发热’为妥。”<sup>[4]</sup>“复”有“反”义,然此义不用作虚词,即并非“相反”“反而”之“反”,故《伤寒论校注》释“复”为“反”,非是。王、许二氏以为《伤寒论》中“复”皆训再、又,可从,《伤寒论》此处之“复”亦是“又”义。然王、许二氏以敦煌本作“反”为长,其说可商。写卷“反”字文义不安,今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并参考

收稿日期:2021-05-19

基金项目: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:敦煌中医文献研究(20CPYJ60)。

作者简介:汤伟(1985—),男,山东青岛人,副教授,博士,研究方向:文字学、训诂学、敦煌学、中医文献学。

异文,“反”当作“乃”,字之误也。“乃”与“及”俗书讹混,如S.1441V《文样·愿文》:“此及无形之形,形于百亿。”《逸周书·皇门》:“至于厥后嗣,弗见先王之明刑,维时及胥学于非夷。”<sup>[5]14</sup>其“及”字并是“乃”之俗讹。“反”与“及”俗书亦形近相乱,如《玉残·臬部》:“臬,先到反。《说文》:鸟群明(鸣)也。又音且脩及。”<sup>[6]319</sup>“及”是“反”字之讹。《可洪音义》“反”或作“及”<sup>[7]436</sup>。S.202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下文云:“或到八日以上,及发热,此为难治。”“及”亦“反”字之误。可资比勘。“反”“乃”俗书同形,故相讹混。王、许二氏以“反”表转折,然揆之文义,此说不通。例中所云“恶寒”与“发热”之间并非转折关系,文意谓“恶寒”“发热”二症前后相继出现,最终同时并存,故只是相承关系。若作“反”则是说先有“恶寒”,后来不“恶寒”转而“发热”,此非其指。写卷下文云:“假令阳微为阳不足,阴气入阳则则恶寒。”“尺脉弱为阴不足,阳气下流入阴中则发热。”今本语意相同。可见先“恶寒”后“发热”者,是先有“阳不足”而后又加之“阴不足”,其文不云“阴不足”之时而阳气已恢复。《伤寒论》一书多有“恶寒”“发热”并见之例,即如写卷下文云:“诸浮数脉,当发热,而洗渐恶寒,若有痛处,饮食如常,愆(畜)积有脓。”是也。今本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云:“大发其汗,又数大下之,其人亡血,病当恶寒,后乃发热,无休止时,夏月盛热,欲着复衣,冬月盛寒,欲裸其身,所以然者,阳微则恶寒,阴弱则发热,此医发其汗,使阳气微,又大下之,令阴气弱。”<sup>[1]8</sup>此一节文字可作上例之注解。文中两言“又”则非转折语气甚明,例中“反”今本作“复(又义)”即是其意。而“后乃发热”一句是例中之“反”为“乃”字俗讹的明证。

## (2) 嗫嗫如吹榆荚,名曰数

按:今本《伤寒论》无此句。嗫嗫,《医粹》误录作“蹶蹶”<sup>[8]38</sup>。《金匱玉函经》卷二《辨脉》“嗫嗫”作“聂聂”,“数”作“散”<sup>[9]134</sup>。《考释》校注:“嗫嗫,《广韵》:‘嗫,口动也。’”<sup>[2]99</sup>《全书》云:“考其字义,嗫,《广韵》:‘嗫,口动也。’聂,附耳小语,通作嗫。蹶,蹶也;蹶蹶,放轻脚步貌。”<sup>[3]236</sup>王杏林、许建平《S.202〈伤寒论〉写本校证》云:“《说文》:‘聂,附耳私小语。’‘嗫’即‘聂’之后起字。是作‘聂聂’者当为本字,而作‘嗫嗫’者则为后起字。”<sup>[4]</sup>沈澍农《中医古籍用字研究》:“聂聂,小动貌;‘嗫嗫’他无用例,但例2(引者按:谓S.202之“嗫嗫”)在《金匱玉函经》亦作‘聂聂’,且以‘嗫’音组合的‘嗫嗫’亦为小语之义,是其证。”<sup>[10]295</sup>又云:“‘聂聂’‘叶叶’音同,亦与‘淫淫’音近,其义自当相同。《集韵》云:

‘牒牒,动貌,或从三耳(按即聶字)。’由谐声规律可知,以上各例‘聂聂’当读异音为‘叶(yè)叶’,弋涉切,义为动貌。”<sup>[10]258</sup>诸家释“嗫”为“口动”“附耳私小语”“小语”者,盖以“嗫”字从口,又见例中有“吹”字,故有是言。然将其所释置于文中皆义不可通。沈澍农释为动貌,其说近之,而犹未达一间。今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并参考异文,写卷“嗫”本作“聂”,涉“吹”字而误增口旁耳。“聂聂”者,状榆荚之动貌。《素问·平人氣象论》:“平肺脉来,厌厌聂聂,如落榆荚,曰肺平。”郭霈春校注引莫文泉云:“厌厌聂聂,依义当作颯颯囊囊。《广韵》:颯,叶动貌。囊,树叶动貌。”<sup>[11]182-183</sup>其说“聂聂”是也。《说文·木部》:“囊,木叶摇白也。”<sup>[12]118</sup>《广韵》入声《叶韵》叱涉切:“囊,树叶动貌。”又之涉切:“囊,风动貌。”<sup>[13]158</sup>今取“之涉切”,音zhé。故上例中之“嗫”为“聂”的增旁俗字,与训为“口动”的“嗫”偶然同形而已,而“聂”又是“囊”之通用字。“囊”本义为树叶动貌,与“嗫嗫”“淫淫”等无涉,亦不应与“叶(yè)”音牵合。

## (3) 脉弦而大,弦即为藏,大即为莖(朮)。藏即为寒,莖(朮)即为虚

按:例中“藏”字原卷作“藏”“藏”二形,字形清晰,其为“藏”字无疑。《医粹》径录作“减”而无说<sup>[8]41</sup>,不妥。今本《伤寒论·辩脉法》作“减”<sup>[1]4</sup>,《全书》以今本作“减”义胜<sup>[1]239</sup>,其说可从。今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并参考今本异文,写卷之“藏”即“减”字俗讹。“咸”俗书与“藏”形近相乱,例如魏巨始光造象“咸”作“咸”<sup>[1]82</sup>,《可洪音义》“咸”或作“咸”<sup>[7]739</sup>。《名义·鸟部》:“鶡,与藏反。贫(负)雀。”<sup>[15]241</sup>“藏”即“箴”字。又《可洪音义》“藏”字俗书作“藏”“藏”“咸”等形<sup>[7]807</sup>。可资比勘。写卷原文当是本作“减”,“减”俗书与“藏”形近,辗转传抄,书手不知其是“减”字俗讹,而误以为是“藏”字俗书,转录时遂改为了同音的“藏”字。《注解伤寒论》亦作“减”,成无己注云:“弦则为减,减则为寒。寒者,谓阳气少也。大则为朮,朮则为虚者,谓血少不足也。所谓革者,言其既寒且虚,则血气改革,不寻常度。男子得之为真阳减而不能内固,故主亡血失精。妇人得之,为阴血虚而不能滋养,故主半产漏下。”<sup>[16]22</sup>然则“减”谓真阳减少。若作“藏”则文义不明,且与“莖(朮)”不类,又与“寒”义不相属。《脉经》卷八《平血痹虚劳脉证》此条亦作“减”<sup>[17]245</sup>。《注疏》以为写卷之“藏”为“箴”字之误<sup>[18]157</sup>,然“箴”为植物名,若作“箴”则“弦即为箴”“箴即为寒”皆于义无取。“弦脉”之“弦”即以弓弦象之,何得又以

“葢”之植物形象来描述?《注疏》之说恐属无稽。

#### (4) 耶(邪)热[不]煞(杀)谷,朝暮发温,数脉当迟缓

按:《全书》不知“耶”即“邪”字而将其属上读<sup>[3]244</sup>,非是。“耶(邪)热”后当从今本补“不”字。《伤寒论》卷三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》云:“数为客热,不能消谷。”<sup>[1]90</sup>客热不能消谷,例中邪热即客热,杀亦消义。邪热不杀谷,故今本下文云“潮热发渴”<sup>[1]7</sup>是也,写卷“耶(邪)热”后误脱“不”字。写卷“朝暮发温”今本作“潮热发渴”,今本义长。写卷“朝”读为“潮”,后人不达假借之义,以“朝”为“朝暮”之“朝”,遂因“朝暮”之语而误“热”为“暮”矣。寻绎写卷之意,所谓“发温”似即“发热”之义,而今本《伤寒论》谓之“潮热”,其义已明。《伤寒论》所论虽然有温病,但并无“发温”之说,与之相近的词语是“发热”,“发热”乃是病症。故写卷“温”字甚是可疑,《医粹》径录作“渴”而无说,且谓“以敦煌卷义胜”<sup>[8]48-49</sup>。参考今本异文,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写卷“温”字当作“渴”,形近而误。“曷”“曷”二旁俗书并与“昌(冒)”形近相乱,加之“渴”“温”二字左旁与右上并同,故“渴”误作“温”。“曷”俗作“昌”者如《名义·虫部》“蛆,奴葛反。痛也。”“葛”作“曷”;《可洪音义》“喝”或作“曷”<sup>[7]476</sup>;《集韵·阳韵》:“稻,稂也。”“稻”即“稂”字之讹<sup>[19]27</sup>。“曷”俗作“昌(冒)”者如《可洪音义》“殍”或作“殍”<sup>[7]723</sup>;《新修玉篇·车部》“轲”作“曷”<sup>[20]</sup>,可资比勘。《注解伤寒论》成无己注云:“脾能磨消水谷,今邪气独留于脾,脾气不治,心中虽饥而不能杀谷也。脾主为胃行其津液,脾为热烁,故潮热而发渴也。”<sup>[16]24</sup>此正是其义。若作“朝暮发温”则非其指矣。《医粹》等不解文意,以敦煌写卷义胜,不足信从。

#### (5) 脉浮而大,心下反坚,有热,属藏,攻之,不全(令)微汗

按:今本“坚”作“鞭”“微”作“发”<sup>[1]8</sup>。“坚”“鞭”义同,自无疑义。“微”“发”文义不同,诸整理本多校而不论,唯《医粹》谓写卷此处“文简义涩”<sup>[8]51</sup>,《全书》承其说,然两家于“微”字亦皆未有详考。“微”字原卷作“微”,正乃“微”字经见俗写,诸家录文是也。见其字为“微”则以“微”字之义解之,其貌似是而其实则非。参考今本异文,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“微”当是“发(發)”字俗讹。“发”俗书上部“𠂔”讹作“业”,“彳”变作“彳”,如《干禄字书》:“彳发,上俗下正。”<sup>[21]60</sup>敦煌写卷“发”作“彳”<sup>[22]104</sup>,“彳”作“彳”<sup>[22]110</sup>。“发”字的这种俗写进一步变易则作“彳”“彳”<sup>[22]104</sup>等形。“微”俗书如上例中之形,又如本卷上文“假令阳微为阳不足”

“营气微,加烧针”中“微”字作“微”“微”。“微”右旁“𠂔”与“发”俗书草写形近相乱,如《玉篇》残卷《食部》“饈,子荏反。《声类》或醜字也,饈,𩚑伯(酒)也,嫩也。在酉部。”<sup>[6]365</sup>“嫩”原形作“𩚑”,其“𠂔”旁即讹为了“发(發)”。S.202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原文当是本作“发”,“发”俗书与“𠂔”相类,书手传抄往往不顾文义,但视其形而误认为是“𠂔”字,遂转录作同音之“微”,终成此误。《注解伤寒论》成无己注云:“浮大之脉当责邪在表,若心下反鞭者,则热已甚而内结也。有热属藏者,为别无虚寒而但见里热也。藏属阴,为悉在里,故可下之。攻之,谓下之也。不可谓脉浮大,更与发汗。《病源》曰:‘热毒气乘心,心下痞满,此为有实,宜速下之。’”<sup>[6]24</sup>今本“脉浮而大”下文接云:“属府者,不令溲数。溲数则大便硬,汗多则热愈,汗少则便难,脉迟尚未可攻。”《校注》按语云:“文中的‘府者’‘藏者’,即表证、里证之代言。表证当汗,发汗宜透,透则邪解而热去;里证当下,下之当慎。”<sup>[1]8</sup>“属藏,攻之,不令发汗”谓里证当下之而不当发汗,以此明治病用汗法还是下法当辨证论治而审慎行之,否则会导致上文所述“为医所病”的严重后果:“大发其汗,又数大下之,其人亡血,病当恶寒,后乃发热,无休止时。”例中“发汗”是与“攻之”相对而言的治法,若作“微汗”则非其所指。

#### (6) 心下反坚,有热,属藏,攻之,不全(令)微(发)汗;属府,复数即坚,汗多即[热]愈,少汗(汗少即)复难,[脉]迟尚未可取

按:例中二“复(復)”字原卷作“復”“復”。写卷上文:“脉来缓,时一止复来,名曰结。”“病有不战复不汗出而解者何?”其中“复”字作“復”“復”。以此例之,例中二形为“复”字可确定无疑。然而代入文中“复数即坚”“少汗复难”文义不明,今本分别作“不令溲数,溲数则大便鞭”“汗少则便难”<sup>[1]8</sup>。参考今本异文,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例中二“复”字当是“溲”字俗讹。“彳”“彳”俗书混同无别,可参上揭“复”字四形。“叟”“复”俗书形近相乱,如北周乙弗绍墓志:“叟怀去思之泽。”“叟”作“復”<sup>[20]</sup>;《可洪音义》“搜”或作“復”<sup>[7]688</sup>,“叟”作“復”<sup>[7]689</sup>;S.202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下文“下焦不濡,清溲下重”之“溲”作“溲”。又《可洪音义》“復”或作“復”<sup>[7]358</sup>。故从“叟”之字有径变从“复”者,如《名义·言部》:“詵,达鸟反。復也,謏(挑)也。”“復”即“謏”字之误而衍者<sup>[20]</sup>;《可洪音义》“瘦”或作“瘦”<sup>[7]678</sup>。可资比勘。写卷脱漏多字,当据今本于“溲数”前补“不令溲数”,于“坚”前补“大便”,文

义乃完。“溲”“便”义同,故今本作“汗少则便难”。《注疏》以写卷“复数即坚”与今本文义相同<sup>[18]159</sup>,非是。诸整理本中唯《医粹》将两“复”字录作“溲”,然而无说<sup>[8]51</sup>。写卷下文:“上竭下虚,不得复通。”“复通”《金匱玉函经》作“复还”,《医粹》亦录“复”作“溲”<sup>[8]52</sup>,然则上例中《医粹》径作“溲”恐是误认。又不止上例之“复”为“溲”字之讹,写卷下文“少阴紧者,复即为难”“复难者愈(令)微溲”“复便、狂语、目反直视,此为肾绝。”三“复”字亦并是“溲”字俗讹。

### (7) 脉浮而洪, 躯反如沾濡而不休, 水浆不下, 形体不仁, 乍理乍乱, 此为命绝

按:关于写卷“躯反如沾濡而不休”一句的读法,上揭诸家共有四种意见:其一,《考释》把“躯反如沾濡”作一句读,于“而”前补“喘”字<sup>[2]106</sup>。其二,《辑校》等以“躯反如沾濡而不休”作一句读<sup>[23]35</sup>。其三,《医粹》“躯反如沾”“喘而不休”分别读之<sup>[8]53</sup>。其四,《注疏》“躯反”作一句,“如沾濡而不休”作一句<sup>[18]159</sup>。诸家莫衷一是,反映出对写卷原文的不同理解。检写卷原文自“脉浮而洪”论命绝、肺绝、心绝、肝绝、脾绝、肾绝皆四字为句,然则“躯反如沾濡而不休”八字亦必四字一句,如第二、第四种读法则句法参差不协,如第一种读法则既失其句法又累于词矣,《医粹》之句读是也。“躯反如沾,濡而不休”今本作“身汗如油,喘而不休”<sup>[1]18</sup>,仅“如”“而不休”四字相同,差别甚大。综合文义、字形考之,写卷之文义不可通,今本是也。“躯”“身”义近,然检《伤寒论》全书但言“身”,无言“躯”者,写卷作“躯”,盖后人以意改之。“反”与上下文义不相属,当从今本作“汗”,写卷作“反”者,“反”“汗”韵相近,又涉上下文“反”字而误。“身汗如沾”不成文理,“沾”当是“油”之坏字。“濡”诸家多楷正作“濡”,《医粹》径作“喘”而无说<sup>[8]53</sup>,不妥。一般来说,“濡”是“濡”之讹俗字,然“濡而不休”文义不明,故“濡”当另有正字。今谓写卷“濡”即“喘”字俗讹。“喘”之右旁“耑”俗书与“需”相混无别,如S.5464《开蒙要训》:“腓腓膝后。”“腓”作“需”;《可洪音义》“喘”或作“濡”,“揣(抔)”或作“揉”<sup>[7]712</sup>;《可洪音义》“瞞”之异体“瞞”俗作“瞞”,又进一步讹作“瞞”<sup>[7]685</sup>。可资比勘。写卷原文当是本作“喘”,其“耑”旁俗书讹为“需”,“口”旁则受前字“沾(油)”类化而易旁从“彳”,故其字误作了“濡”。

### (8) 上焦怫郁, 藏气相动, 口爛(烂) 食断

按:“動”诸家皆录作“动(動)”字,此形既可能是“动”字,也有可能是“動”字俗书。写卷之“動”其实

即“動”字,今本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作“熏”<sup>[1]10</sup>,“熏”者本字,“動”者借字。S.5614《平脉略例》:“寸口脉数,即吐为(为吐),似(以)有热在胃管(脘)口,動胸中。”“動”亦“動”之俗讹,诸家与此同误,可参。上例“断”原卷作“断”,就其字形而言确系“断”字的常见俗体,然“食断”文义不明,其中之“断”当别有正字。《全书》以“食断”义是<sup>[3]251</sup>,《校证》认为“断”字当为“断”<sup>[24]81</sup>,二说并是也。今以形考之,并参考异文,写卷中“断”即“断”字俗讹。“齿”“齧”二旁俗书形近相乱,魏元侂墓志:“哀桂渚之断淑。”“断”作“齧”<sup>[20]</sup>;《干禄字书》:“断断断,上俗中通下正。”<sup>[21]39</sup>《可洪音义》“断”或作“断”<sup>[7]785</sup>。“齿”“齧”俗书或同形,“齧”又俗省作“𪔐”形,受此影响,“齿”亦在“断”类俗书字形右旁基础上进一步省作“𪔐”形,如《名义·心部》:“𪔐,公𪔐反。迭也,惧也。”<sup>[15]76</sup>“𪔐”即“齧”字;《可洪音义》“断”或作“断”<sup>[7]785</sup>,此正与上例之“断”同形。需要指出的是,“断”俗作“断”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,即“齿”旁下部之“𪔐”首先简化作“𪔐”形,然后再省略其上部的“止”,也就是说,“齿”作“𪔐”形是由其自身形体演变所致,而未受到他字的影响。隋程潜墓志:“齧齧标神。”“齧齧”作“𪔐𪔐”<sup>[20]</sup>。“齧”俗省作“𪔐”,犹“齿”俗省作“𪔐”。上例“食断”今本正作“食断”<sup>[1]10</sup>,“食”与“蚀”通,“断”即今之“齧”字,“食断”谓牙龈糜烂之症。“口烂”“食断”病症相类,因此连言。《辑校》<sup>[23]36</sup>《注疏》<sup>[18]160</sup>不解俗字,据写卷“断”形将其误为回改作繁体“断”,可谓以讹传讹。

### (9) 下焦不濡, 清溲下重, 令便数难, 齐筑淋痛, 命将难全

按:例中“濡”字原卷作“𪔐”,乃“濡”字常见俗写,诸家唯《注疏》录文不误。“下焦不濡”义不可通,诸整理本多无说。写卷“濡”字今本作“盍”<sup>[1]10</sup>,《考释》据以校改为“盍”是也,惜其言之未详。今参考传本《伤寒论》异文,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“濡”当作“盍”,形近而误。“盍”“齧”俗书形近相乱,如《名义·虫部》:“齧,公盍反。羊𪔐,〔齧〕蝮。”“盍”作“齧”<sup>[15]257</sup>;《可洪音义》“齧”作“齧”<sup>[7]434</sup>,“盍”作“齧”<sup>[7]475</sup>;《龙龕手鏡》“盥”作“盥”<sup>[25]95</sup>,“盥”作“盥”<sup>[25]176</sup>,“齧”作“齧”<sup>[25]478</sup>。敦煌写卷“墙”或作“齧”<sup>[22]322</sup>;《可洪音义》“墙”或作“齧”<sup>[7]638</sup>;《龙龕手鏡》“牆”作“齧”“齧”<sup>[25]207</sup>,“齧”作“齧”<sup>[25]299</sup>。可资比勘。写卷原文当是本作“盍”,因“盍”“齧”俗书形近,书手误认“盍”为“齧”,而读“齧”为“濡”,又涉下文“清溲”二字而误增“彳”旁,转抄遂误作“濡”矣。又写卷滑涩字并作“涩”,不作“濡”,

此亦为一证。盖,《注解伤寒论》作“阖”,成无己注云:“阖,合也;清,圃也。下焦气脱而不合,故数便而下重。”<sup>[16]26</sup>然则“盍”与“阖”通,谓闭合。

### (10) 脉和,其人大烦,目重,睑除,此为欲解

按:“目重睑除”今本作“目重睑内际黄者”<sup>[1]11-12</sup>,以 S.202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之文校之,则今本之“睑”当是“睑”字形近之误。写卷“目重睑除”文义不明。参考今本异文,结合文义以形考之,“除”当作“际(際)”,形近而误。“祭”“余”二旁俗书形近相乱,如《裴韵·祭韵》“穠”作“穠”,“穠”或作“穠”<sup>[25]590</sup>;《名义·鱼部》“鱮”作“鱮”<sup>[15]251</sup>;《可洪音义》“际”或作“蔕”<sup>[7]499</sup>。隋密长盛造桥碑“途”作“途”,佛说天公经“途”作“途”<sup>[14]184</sup>。可资比勘。加之“除”“际”左旁相同,故文献中二字时或讹混,《太玄·昆》:“次三:昆于白,失不黑,无际一尾三角。”司马光校注:“范、王本‘际’作‘除’,今从宋、陆本。”<sup>[27]113</sup>《全唐诗》卷四百八十三李绅《奉酬乐天立秋夕有怀见寄》:“此际魂梦清,斜月满轩

房。”“此际”一作“北除”<sup>[28]5492</sup>。是其例。写卷既误“际”为“除”,“际”前后又误脱“内”“黄”二字,故义不可通。《金匱玉函经》<sup>[9]138</sup>《注解伤寒论》<sup>[16]27</sup>并作“目重睑(脸)内际黄者”,是其证。成无己注云:“《脉经》曰:‘病人两目眦有黄色起者,其病方愈。’……目黄、大烦而脉和者为正气已和,故云欲解。”<sup>[16]27</sup>《医粹》<sup>[8]62</sup>《全书》<sup>[3]252</sup>既未达写卷之误,而解“目重睑除”为“目胞肿重解除”,其失显然。且若写卷此处谓病症解除,则其前文必当对此病症有所交代,然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上文并无相应文字,故写卷“除”为讹俗字必矣。

以上,我们运用文字学知识对敦煌写卷 S.202《伤寒论·辨脉法》中十个疑难字加以考释,希望对敦煌出土中医药文献的校理有所帮助,并以此吸引更多学者投入出土中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当中。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在此背景下,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 刘渡舟.伤寒论校注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.
- [2] 马继兴.敦煌古医籍考释[M].南昌: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8.
- [3] 丛春雨.敦煌中医药全书[M]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4.
- [4] 王杏林,许建平.S.202《伤寒论》写本校证[J].敦煌学辑刊,2003(2)
- [5] 王念孙.读书杂志[M]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0.
- [6] 顾野王.玉篇(残卷)[M]//续修四库全书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-2002.
- [7] 韩小荊.可洪音义研究[M].成都:巴蜀书社,2009.
- [8] 赵健雄.敦煌医粹——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[M]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8.
- [9] 张仲景.金匱玉函经:影印本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.
- [10] 沈澍农.中医古籍用字研究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7
- [11] 郭霭春.黄帝内经素问校注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.
- [12] 许慎.说文解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
- [13] 陈彭年.宋本广韵[M].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8.
- [14] 秦公.碑别字新编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85.
- [15] 释空海.篆隶万象名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5.
- [16] 成无己.注解伤寒论(影印本)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.
- [17] 沈炎南.脉经校注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3.
- [18] 王淑民.英藏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2.
- [19] 杨宝忠.疑难字续考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1.
- [20] 梁春胜.楷书异体俗体部件例字表(未刊稿)。
- [21] 颜元孙.千禄字书[M].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1990.
- [22] 黄征.敦煌俗字典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5.
- [23] 马继兴.敦煌医药文献辑校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24] 陈增岳.敦煌古医籍校证[M].广州:广东科技出版社,2008.
- [25] 释行均.龙龕手鏡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26] 周祖谟.唐五代韻书集存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27] 司马光.太玄集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8.
- [28] 全唐诗:第十五册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